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怀揣歌唱梦，为登上顶级歌剧舞台，先后辞职、求学、当“北漂”，30多岁从零开始学英语、意、德语，并成为帕瓦罗蒂的门生，在世界歌剧舞台上崭露头角。为推广中国歌剧艺术，他创办了全球首个聚焦声乐技能培训、艺术体验和普及推广的慕课平台。如今，舞台上，他领衔主演的中外歌剧男一号数量最多，频率最高；唱片里，他录制首唱的歌剧作品数量最多，销量最高。歌迷们都称他为“中国第一男高音”、“中国歌剧王子”。



“歌剧王子”戴玉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三进北京”研学声乐

戴玉强的高中时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不再时兴，《祝酒歌》、《绒花》、《青春啊青春》这些抒情歌曲成了年轻人的最爱。课间休息，和同学们围着收音机听完歌，戴玉强跟着哼一唱，同学们惊呼：“你嗓子不错啊，跟这里边儿唱的差不多。”他就来劲儿了。每晚睡觉之前，都得在宿舍里唱上两段。

转眼快高中毕业了，报什么学校？“音乐学院一年就招四五个人，要考视唱练耳、考乐理，我哪儿会啊。家里收音机都是老爹把着，不让随便开。”一心想去北京见世面的戴玉强，为确保被录取，挑了一个冷门学校：北京煤矿学校（现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就是他的“一进北京”。

两年学习时间很快结束。毕业后，戴玉强被分配到煤炭部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七工程处，在山西大同当技术员。业余时间也不闲着，忙锻炼，跑步、游泳、踢球，都是为了提高肺活量。一边练肺活量，一边练唱歌。“工作三个月之后，我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凑钱，去太原市五一商厦买了个砖头录音机。终于可以听磁带了！从此鸟枪换炮了。”

不久后，天赐良机。戴玉强听说山西省歌舞剧院要开设学员班，并且要送去北京学习，就试着报了名，结果一举中的。就这样，他“二进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学歌剧。

1987年，戴玉强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回到山西省歌舞剧院。那时，歌厅、舞厅正时髦，戴玉强无法找到一个演唱歌剧的舞台，在苦闷无奈中，他“三进北京”，当起“北漂”。

是金子总会发光。两年后，总政歌剧院向戴玉强敞开大门，并送他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再度深造。戴玉强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了青年艺术家的成才之路。

“三步台阶”铸就辉煌

时针指向1995年11月17日的夜晚。是夜，在北京世纪剧院，总政歌剧院青年男高音戴玉强参加了由中央歌剧院引进排演的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普契尼名作《图兰朵》，饰演男一号卡拉夫。高大俊朗的形象、华丽清亮的嗓音、激情丰美的表演，让戴玉强一炮而红。《图兰朵》首轮五场公演，北京世纪剧院座无虚席，几近爆棚，黑压压连走廊过道都是人！

这一炮打响之后，戴玉强开始专攻美声，在歌剧圈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99年，文化部搞了一个中外艺术歌曲演唱会，戴玉强受邀表演，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当时首长指示：艺术歌曲古典韵味浓厚，但时代在变，很多流行歌曲大家都很喜欢。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唱法，也来唱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就选唱了一首《你是这样的人》。结果演出那天，火了！电视台、音乐电台全程直播，观众和听众就这样熟悉了我，我也从专业圈子走向了大众。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台阶。”

2001年6月23日，为支持北京申奥，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在紫禁城午门广场联袂演出。戴玉强本来只是应中央



“中国三高”（戴玉强、魏松、莫华伦）登临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英国皇家综艺晚会百年庆典暨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钻石庆典活动。图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演出结束后接见“三高”。



戴玉强与帕瓦罗蒂旧照。



戴玉强（右一）出演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



在“戴你唱歌”录制现场，戴玉强为学员举话筒，逐字逐句地指导。

吴平摄

当代英杰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文化隔阂，这决定了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要先从同质文化市场做起，先易后难。东盟十国和日、韩两国，跟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这决定了中国电影进入这些国家比进入欧美相对容易些。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认为。

●跨文化不只是跨越地理或空间意义上的交流与对话，更是对现有文化屏障的超越；不仅承认并保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各个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搭建借鉴、互补之桥，并在互鉴互补中进一步发现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谈跨文化交流。

●对于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而言，现在是向前展望、充满希望的时代，却不是最好的时代。

他是中国化妆界的泰斗级人物，尤其是在特型化妆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事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南昌起义》、《周恩来在上海》等众多影片中领袖人物的化妆，均由他操刀完成。而老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等神话人物的造型，更在他的手下成为经典。虽已86岁高龄，他却仍驻守在化妆岗位，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做化妆顾问，时不时也会亲自上阵。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影视化妆师、中国彩色电影化妆第一人——王希钟。

妙手塑形

王希钟

陈文 王跃



仅从出版市场规模而言，中国科幻文学规模只有美国的1/10，电影等衍生产品的差距更大。中国科幻的真正繁荣、振兴，需要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得到的。要想得到专业读者的认可，中国科幻作家还有很长的路。

——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谈中国科幻文学。

●我们的语言从书写起，就把每个字里面含有的图像信息传输给人，带给人知觉、视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语言要拿到世界上的一些地方，比如给诺贝尔奖评委，让他们去欣赏，确实难度很大。即便外人无人欣赏，我们也应该坚持下去、写下去，没有杂念，甭理他，他想看的时候就一定会看懂。

——作家严歌苓谈中文写作。

●网络文学在空间上呈碎片化，没有传统文学的

1949年走上影视化妆之路，王希钟的职业生涯与新中国同龄。他曾是中国唯一一位赴莫斯科学习彩色电影化妆技术的人，回来之后一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彩色影视化妆工作室，并培养了一批化妆师，为我国彩色电影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特型化妆三分形四分神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然不是王希钟第一次化“邓小平”。在此之前，他已经塑造过从年轻到老多个版本的“邓小平”影视形象，其中最为观众熟知的就是卢奇。

在王希钟眼里，要说外形，还是卢奇最像，所以从硬件而言，这次的马少骅并不是条件最好的。马少骅以多次扮演孙中山而著称。对王希钟来说，要在短短一个月的塑型化妆时间里，把“孙中山”转化为“邓小平”，这番“改造工程”也颇费功夫。

王希钟讲述了整个化妆思路。“马少骅的体态、脸型都距邓小平挺远。比如他的嘴巴周围、鼻子和颧骨以下，因为马少骅脸型胖，越加越多，就肯定不能加什么东西了。所以我把重点放在眉眼上，眉眼传神，而马少骅这两个地方和邓小平尤其差距大。马年轻，没有邓小平的眼皮那么下垂。邓小平的眉毛也有特点，眉宇间很宽，眉毛很淡。”

最初的“邓小平”妆就改造了这两个部

情节和完整性，这是对传统文学最大的调整。互联网文学的长处，不在于创造力和表现力，而是把中国人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习惯和美学学习习惯捡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

●电视不能当收视率的奴隶。无论是“收视率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自嘲调侃，还是又恨又爱的心理纠结，在收视率崇拜、收视率驱动的阴影中，我们已经徘徊得太久太久。

——中央电视台原研究室主任王甫认为。

●如今的活剧不应是单纯的大众娱乐，而应成为一种艺术商品，具备丰富的内容。一出高质量的戏剧所蕴含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说影视剧是再现世俗和人情的艺术，那么剧场就是表现思想和人性的艺术。

——剧评人马希凤谈当代小话剧。

●电影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文化的代表。我们跟好莱坞的根本差距不在于技术。我们要研究可以与之在整个人类中间，

（李琰 杨楠编辑）

歌剧院乐队邀请去帮忙，却被“三高”的经纪人相中，选他担纲主演中国版歌剧《图兰朵》。戴玉强美妙的歌声震惊四座，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也因此被世界男高音之王帕瓦罗蒂收作学生，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从2002年到2007年，戴玉强平均每年出国演出4部歌剧。从2008年开始，国内歌剧演出的大平台搭建起来了。仅2009年，戴玉强在北京就演出了7部歌剧，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国家大剧院建成6年来，我一直是歌剧推广大使。要想真正全面了解我，得走进剧院，看我演歌剧。因为我是一个舞台剧演员，从来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挑战新的剧目、新的角色上。”戴玉强说。

创办首个声乐慕课平台

说是演员，其实，戴玉强也干着老师的活儿，而且已经干了十几年。但他这个老师授课都是“地下”“半地下”式——不准学生向外炫耀，不收费，还管饭。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想找戴玉强上课，他都教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开始琢磨。有一天，新闻上正在播“慕课来了”，戴玉强心里一喜：这不正是一个好方案吗？随即，他就着手创办了全球首个聚焦声乐技能培训、艺术体验和普及推广的慕课平台——“戴你唱歌”。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性是什么？随时随地、碎片化、多互动。我就让‘戴你唱歌’利用这些特性。每周4堂课，讲解两首中文歌和一首外文歌，外加一次网络直播。学员可以随时免费反复听。我自己把这个课程叫作‘三公授课’——做公德、做公益、体现公平，让每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得到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和同学相互交流。发现好的苗子，我还给你提供路费，面对面授课。更有潜力的，我就把你推到世界舞台上，让你成为下一个戴玉强。等我老了，唱得没有原来好了，看到中国歌剧人才辈出，在世界舞台上受人称赞，就很欣慰。看得更远一点，这个课程对音乐爱好者、普通大众有什么好处？我把自己毕生所学到的、见识过的，都拿出来分享。5年后、10年后，我相信我讲的这些音乐故事、音乐常识能慢慢提高全体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素养。”

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推广歌剧、推广音乐？在戴玉强心中，剧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有人问我，中国歌剧处在什么水平？我说，咱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歌剧就是什么水平。歌剧，不仅仅只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剧场艺术被誉为工业文明的最高文化表现形式，它的发达程度，直接显示着社会文明的发达程度。”戴玉强说。

“现在我们国家在搞城镇化，大家从田地里走出来，聚居在城市。但究竟怎么适应城市生活？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在公共场合要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对于这些问题，剧场艺术恰恰能提供潜移默化教化作用。比如，去看歌剧是有规则的，一定要穿晚礼服、一定要早到、手机一定要关机、咳嗽一声都得忍着，这就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如果文化发展跟不上，有些东西恐怕将来还得回炉重来。我愿意当一个布道者。”戴玉强如此说道。

哪一个价值
是我们合作、统一的，
我们才能够走出去。
——编剧芦苇谈中国电影“走出去”。

●文学要反映现实，更重要的责任是去记录一个时代中各种各样的人，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记录这些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过程，由他的生存现状，折射出最真的社会现实。

——作家格非谈创作经验。

●“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典，而应当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其为基础。

——厦门大学教授乐爱国谈国学热。

●只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才能有自信，才能有与世界对话的资本。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我们也才能更全面地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其有益的、积极的部分加以发扬。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传统文化。

分，但第一天拍摄就穿了帮。因为假的眉毛和真皮衔接起来比较麻烦，上妆后的马少骅第一天拍的戏又在海边，大太阳一晒，两边颜色就不对了，用行话来说就叫“露假”。于是边拍边改，王希钟索性把整个额头连着眉毛、眼皮一起加到演员脸上，这样额头宽了，发际线也改变了，等于小半张脸都改造了，也避免了穿帮。所以观众现在看到的电视剧里的“邓小平”，其实眼睛以上的部位全是化过的。

给《西游记》做了60多个脸模

60多年来，王希钟担任化妆的影视作品除了有脍炙人口的领导人特型形象外，还有观众熟悉的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等经典形象。不过当年的化妆，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用到很多新材料。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王希钟自己发明了绢纱整变术、整睫毛形、绢纱粘双眼皮等独门绝技。尽管近些年来，好莱坞的化妆技术陆续被国内化妆团队采用，但王希钟认为国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有时候老办法反倒很适用。

“拍《西游记》时，我们的化妆技术比现在落后多了，当时也知道美国有硅橡胶之类的新材料，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允许，只能挑较便宜的材料。”即便这样，他依然塑造了无数个妖魔鬼怪的形象，平均一个月能做60多个脸模。



如今影视制作资金充足，再加上新材料、新技术的引入，特型化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在王希钟看来，他们这个行当中很多沿用了十多年的手工技艺，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像邓小平脸上的眼皮，很薄，如果用新材料肯定做不好，容易有气泡，我用的醋酸乙烯脂共聚物的材料，还是几十年前我研究出来的，特别适合做这种小部件，工艺简单，寿命还长，现在都在沿用，比现在的硅胶、海绵做成的都好。”

此外，王希钟发明的吹毛求“刺”法，也用了50多年。1959年拍摄电影《风暴》，他在化吴佩孚的妆时，因为演员的头发不能剪，所以就套了橡皮的头套，为了做出刚刚剃过头的效果，就把假头发剪碎了，用气吹到头皮上，做出“毛刺”的效果。王希钟透露说，这个方法一直到冯小刚拍摄电影《大腕》时，还被用在葛优的秃脑门上。

（综合《新闻晨报》、《北京青年周刊》报道）